

二刻拍案惊奇

凌濛初 编著 石昌渝 校点

凤凰出版社

「足本」



Er Ke
PaiAn JingQi

一伙十来个人，围了

三台，摆出阵来。

高叫大叫，怎当得人多得紧了，

在在里向那个同是，

落得眼睛也看花了，

喉咙也叫哑了，并无一些

影响。寻了一回，走将拢来，

我问你，你同我，多

一张不见，慌做了

一回，有时道：「或者那个

抱了家去了。」有的道：

「你我都在这，只是那一个跑去？」

……且到家里再看又处。



凌濛初 编著
石昌渝 校点

二刻拍案惊奇

足本

鳳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刻拍案惊奇/凌濛初编著;石昌渝校点.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5. 1

ISBN 7-80643-968-4

I. 二... II. ①凌... ②石... III. 话本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6844 号

书 名 二刻拍案惊奇

著作权人 凌濛初编著 石昌渝校点

责任编辑 高思源

装帧设计 姜 嵩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

淮安市淮海北路 44 号 邮编 223001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75

印 数 1—6000 册

字 数 483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968-4/I·207

定 价 18.00 元

(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拍案惊奇》版行之后销路很好，书贾撙掇凌濛初再著续编。凌濛初难以推却，于是就有《二刻拍案惊奇》问世。这时当明崇祯五年（1632），上距“初刻”成书仅五年，这五年中凌濛初的处境没有实质性改变，仍然白衣一身、壮志难酬而心情郁闷，与著“初刻”时的心境大体相同。他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说，《拍案惊奇》之版行，“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余笑谓：‘一之已甚。’顾逸事新语可佐谈资者，乃先是所罗而未及付之于墨，其为柏梁余材、武昌剩竹，颇亦不少。意不能恕，聊复缀为四十则。其间说鬼说梦，亦真亦诞。然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也就是说，凌濛初编撰《二刻拍案惊奇》，在创作宗旨、本事来源、编撰原则和方法上与《拍案惊奇》一脉相承。事实上，《二刻拍案惊奇》的题材风格、思想倾向和艺术特色，与《拍案惊奇》全然相同，二书可视为一个艺术整体，我们合而为一简称之为“二拍”。

《二刻拍案惊奇》按作者所说应为四十篇话本小说，今存本号称四十卷，但其中卷二十三《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是从“初刻”的卷二十三移补进来的，而卷四十《宋公明闹元宵杂剧》是凌濛初的戏曲作品，非小说，所以原刊本四十卷中有两卷已亡佚了，今存本实保存了原刊本的三十八篇小说。

《二刻拍案惊奇》仍有不少作品写男女情爱，较之“初刻”，又有某些新的东西。比如主张情爱重于门第，卷九《葬儿郎惊散新莺燕 伯梅香认合玉蟾蜍》中的小姐素梅一心爱恋凤生，她外婆给她说了这门婚事，那未婚夫是一位新科进士，素梅极不愿意，成天以泪洗面，媒婆不解，这过门就去做夫人，喜欢都来不及，为何如此十分的不快？小姐的贴身丫鬟说：“夫妻面上，只要人好。做官有什么用

处？”此处眉批称媒婆为“俗人之见”，足见素梅婚姻观念的超凡脱俗。卷二《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写围棋高手周国能以棋艺博得同是围棋高手的娇妻，题材新颖，围棋对手竟成夫妻，婚姻以共同爱好为基础，突破了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联姻原则和模式。卷十一《满少卿饥附饱扬 焦文姬生仇死报》是一篇谴责负心男子的故事，可贵的是在篇中有一段关于男女婚姻权利地位的议论：

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誉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人道他薄倖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姑娘们心里的所在。

尽管这只是情节之外的作者议论，并没有通过情节演绎出来，但它在男女性的权利地位上的平等思想，仍有发聋振聩的警醒世人的作用。

商人题材方面，写得较有特色的有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这篇作品叙徽商程宰得海神之助，遇难呈祥、居奇发财的故事。程宰与海神的嘉会是一种新型的人神恋。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所讲的诸如刘晨阮肇天台遇仙、黄原入洞遇仙等等故事，折射出来的是门阀婚姻制度下的寒士庶民欲与高门女子攀援婚配的梦想，那些故事中的仙女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凡脱俗的形象。然而此篇中的海神却是热衷于商业俗务的女子，她指点程宰买进卖出，四五年间赚得五七万银两，神奇之处就在这位海神能预知未来市场需求变化。显然，这海神已不是魏晋南北朝志怪中的仙女，她身上有着浓厚的世俗商业气息，她应该是商人梦寐以求的保护神。仙女也会眷顾商人，可知商人的地位至少在人们的意识中已得到历史性的提升。卷二十九《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

偶》写一狐狸精帮助商人蒋生治好仕宦马家的小姐，从而得谐佳偶的故事。马家为小姐恶疾不治而出榜招医，蒋生担心治愈之后马家会嫌弃他的商人出身而反悔，小姐的父亲便说：“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客观上也反映了商人地位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二刻拍案惊奇》对于官场黑暗的揭露力度要大于“初刻”。卷一《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叙常州太守依仗手中权力，不惜用极其卑劣的手段，将太湖洞庭山某寺珍藏的白居易手书《金刚经》掠夺到手，这柳太守并不好古，他看中的是这经卷的价值千金。这篇小说充分揭露了官府巧取豪夺的伎俩，刻画出一个贪婪狠毒的官僚形象。描写这类贪官的还有卷四《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篇中的杨巡道为官之道就是贪财纳贿，而且肆无忌惮，他为此罢官，但回乡就成了一名劣绅土豪，掳掠地方，疯狂地聚敛财富。他为了吞没张廩生的五百两银子，不惜杀害了来要账的张廩生主仆五人。在凌濛初看来，做官的侵剥百姓，就是大盗。

官场黑暗还表现在衙门刑讯逼供、主观断案。“二拍”所描写的各种公案，真正由衙门侦破的仅有“初刻”卷二十六《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二刻”卷四《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和卷二十一《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等少数几篇，大多数公案都是糊涂了之。这其中刑讯逼供起了极坏的作用。卷二十一《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开篇议论道：

话说天地间事，只有狱情最难测度。问刑官凭着自己的意思，认是这等了，坐在上面只是敲打。自古道：“棒楚之下，何求不得？”任是什么事情，只是招了。见得说道：“重大之狱，三推六问。”大略多守着现成的案，能有几个伸冤理枉的？至于盗贼之事，尤易冤人。一心猜是那个人了，便觉语言、行动件件可疑，越辨越像。除非天理昭彰，显应出来，或可明白。若只靠着鞫问一节，尽有屈杀了再无说处的。

通观“二拍”涉及公案的小说，无不一再证明这个议论切中衙门断案的病根。

卷十二《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写朱熹断案之狭私偏执。朱熹不满属吏台州太守唐仲友对自己的轻慢，一心要罗织唐仲友罪名，便把唐仲友属意的艺伎严蕊逮捕收监，想从严蕊口中得到他需要的证据。“晦庵道是仲友风流，必然有染；况且妇女柔脆，吃不得刑拷，不论有无，自然招承，便好参奏他罪名了。谁知严蕊苗条般的身躯，却是铁石般的性子！随你朝打暮骂，千捶百拷，只说：‘循分供唱，吟诗侑酒是有的，曾无一毫他事。’受尽了苦楚，监禁了月余，到底只是这样话。”后来严蕊被解送到绍兴，又是一番捶拷，严蕊在重刑之下义正辞严：“身为贱伎，纵是与太守有奸，料然不到得死罪。招认了有何大害？但天下事真则是真，假则是假，岂可自惜微躯，信口妄言，以污士大夫？今日宁可置我死地，要我诬人，断然不成的。”在这位侠肝义胆的艺伎面前，理学大师朱熹的形象就显出卑劣和渺小了。

话本小说一般来说皆以故事见长，人物往往只是演出故事的木偶道具，故事曲折动人，人物性格却往往模模糊糊。只有少数优秀作品如“三言”中的数篇经典之作，才塑造了像杜十娘那样具有鲜明个性的不朽形象。在思想艺术上，“二拍”要略逊于“三言”，但“二拍”在话本小说序列中仍称得上是一流作品。其中突出的一点，便是它普遍注意到人物性格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尽管“二拍”没有塑造出杜十娘之类的典型性格，但凌濛初在叙述故事时，十分用心地去猜度和描摹故事特定情境中人物的所感所思，不论这个人物是清官还是贪官，是贤妻还是淫妇，是仁厚的商人还是奸诈的市侩，是凶煞的恶鬼还是多情的狐仙，他总是小心翼翼地追寻着人物情绪发展变化的轨迹，描摹出合乎具体情境下的符合人物身份的心态。当然不能说凌濛初已经把人物性格放在了小说创作的中心位置，他只是不满足于故事的编织，他想在故事的框架里尽可能地把人物性格处理得合情合理一些。从故事层面向人物精神世界深化，这种深化，虽然还没有完成从重情节到重人物的小说创作意识的飞跃，但它的这种倾向仍是应当充分加以肯定的。

此外，“二拍”的细节描写也是值得称道的。凌濛初认识到细节

真实对于小说是至关重要的,细节的逼真乃是引导读者进入到小说情境之中的手段,因此,在叙述中比较留意细节,对那些在情节中起重要作用的细节,他除了描写之外,通常还要加以解说,以使读者明白和确信无疑。

《二刻拍案惊奇》原刊本已佚,今存尚友堂后修本四十卷,藏日本内阁文库,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影印本、中华书局 1991 年《古本小说丛刊》影印本等。此本四十卷中有一卷是从“初刻”中移补进来的,另有一卷是戏曲作品,所以实际上只保存了原作的三十八篇作品,那亡佚的两篇已无从考知,是什么原因被抽去亦不得而知了。此本每卷卷首题“二刻拍案惊奇卷之×”,版心题“二刻惊奇”,然而有五卷例外:卷二十三题“拍案惊奇卷二十三”;卷五题“二续拍案惊奇”,此卷除末叶外,从第一至第二十四叶版心均题“二续惊奇”;卷八的第十九叶版心题“二续惊奇”;卷九的第五叶、第六叶、第九叶至第十六叶、第二十三叶、第二十四叶版心题“二续惊奇”;卷十四第五叶至第十叶、第十五叶、第十六叶版心题“二续惊奇”。卷二十三是从“初刻”移补进来的,版心改题“二刻惊奇”,但卷首未改,故出现此异常情况。如果卷五、卷八、卷九、卷十四用的是原刻本版片,很可能也是经过挖改过的了。

尚友堂后修本还有残本二十二卷,存卷一至卷十二、卷三十一至卷四十。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本书依据尚友堂后修本四十卷之影印本整理。

石昌渝

2004 年 12 月于北京

目 录

卷 之 一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1)
卷 之 二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	 (12)
卷 之 三	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	 (28)
卷 之 四	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	 (41)
卷 之 五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	 (58)
卷 之 六	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	 (70)
卷 之 七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	 (82)
卷 之 八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	 (93)
卷 之 九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侑梅香认合玉蟾蜍	 (103)
卷 之 十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118)
卷 十 一	满少卿饥附饱扬 焦文姬生仇死报	 (129)
卷 十 二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142)
卷 十 三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	 (150)

卷 十 四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镢	 (159)
卷 十 五	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	 (174)
卷 十 六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	 (187)
卷 十 七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196)
卷 十 八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	 (214)
卷 十 九	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	 (225)
卷 二 十	贾廉访贻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	 (235)
卷二十一	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	 (244)
卷二十二	痴公子狠使噪脾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	 (259)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272)
卷二十四	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谈前因后果	 (282)
卷二十五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	 (292)
卷二十六	槽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士助师得令终	 (301)
卷二十七	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	 (311)
卷二十八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321)

卷二十九	赠芝麻识破假形	(331)
	撷草药巧谐真偶	
卷三十	瘞遗骸王玉英配夫	(341)
	偿聘金韩秀才赎子	
卷三十一	行孝子到底不简尸	(351)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	
卷三十二	张福娘一心贞守	(359)
	朱天锡万里符名	
卷三十三	杨抽马甘请杖	(368)
	富家郎浪受惊	
卷三十四	任君用恣乐深闺	(377)
	杨太尉戏宫馆客	
卷三十五	错调情贾母冒女	(390)
	误告状孙郎得妻	
卷三十六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400)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	
卷三十七	叠居奇程客得助	(411)
	三救厄海神显灵	
卷三十八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421)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卷三十九	神偷寄兴一枝梅	(432)
	侠盗惯行三昧戏	
卷四十	宋公明闹元宵杂剧	(449)

卷之一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诗曰：

世间字纸藏经同，见者须当付火中。

或置长流清净处，自然福禄永无穷。

话说上古苍颉制字，有鬼夜哭。盖因造化秘密，从此发泄尽了。只这一哭，有好些个来因。假如孔子作《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乱臣贼子心事阐发，凛如斧钺，遂为万古纲常之鉴。那些奸邪的鬼，岂能不哭？又如子产铸刑书，只是禁人犯法；流到后来，奸胥舞文，酷吏锻罪，只这笔尖上边几个字，断送了多少人。那些屈陷的鬼，岂能不哭？至于后世以诗文取士，凭着暗中朱衣神，不论好歹，只看点头。他肯点头的，便差池些，也会发高科、做高官；不肯点头的，遮莫你怎样高才，没处叫撞天的屈。那些呕心抽肠的鬼，更不知哭到几时，才是住手！可见这字的关系，非同小可。况且圣贤传经讲道，齐家、治国、平天下，多用着他说不消说；即是道家青牛骑出去，佛家白马驮将来，也只是靠这几个字，致得三教流传，同于三光。那字是何等之物，岂可不贵重他？每见世间人，不以字纸为意。见有那残书废叶，便将来包长包短，以致因而揩台抹桌，弃掷在地，扫置灰尘污秽中。如此作践，真是罪业深重！假如偶然见了，便轻轻拾将起来，付之水火，有何重难的事，人不肯做？这不是人不肯做，一来只为人不晓得关着祸福，二来不在心上的事，匆匆忽略了。只要能存心的人，但见字纸，便加爱惜，遇有遗弃，即行收拾，那个阴德可也不少哩！宋时王沂公之父，爱惜字纸。见地上有遗弃的，就拾起焚烧。便是落在粪秽中的，他毕竟设法取将起来，用水洗净。或投之长流水中，或候烘晒干了，用火焚过。如此行之多年，不知收拾净了万万千千的字纸。一日妻有娠将产，忽梦孔圣人来分付道：“汝家爱惜字纸，阴功甚大。我已奏过上帝，遣弟子曾参来生汝家，使汝家富贵非常。”梦后果生一儿。因感梦中之语，就取名为王曾。后来连中三元，官封沂国公。宋朝一代中三元的，止得三人，是宋庠、冯京与这王曾，可不是最希罕的科名了！谁知内中这一个，不过是惜字纸积来的福，岂非人人做得的事？如今世上人，见了享受科名的，那个不称羨，道是“难得”。及至爱惜字纸这样容易事，却错过了不

做，不知为何。且听小子说几句：

苍颉制字，爰有妙理。

三教圣人，无不用此。

眼观秒弃，颡当有泚。

三元科名，惜字而已。

一唾手事，何不拾取？

小子因为奉劝世人惜字纸，偶然记起一件事来。一个只因惜字纸，拾得一张故纸，合成一大段佛门中因缘，有好些的灵异在里头。有诗为证：

翰墨因缘法宝流，山门珍秘永传留。

从来神物多呵护，堪笑愚人欲强谋。

却说唐朝侍郎白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是个佛门中再来人，专一精心内典，勤修上乘。虽然顶冠束带，是个宰官身，却自念佛看经，做成居士相。当时因母病，发愿手写《金刚般若经》百卷，以祈冥佑，散施在各处寺宇中。后来五代、宋、元，兵戈扰乱，数百年间，古今名迹，海内亡失已尽，何况白香山一家遗墨？不知多怎地消灭了。惟有吴中太湖内洞庭山一个寺中，流传得一卷。直至国朝嘉靖年间，依然完好，首尾不缺。凡吴中贤士大夫、骚人墨客，曾经赏鉴过者，皆有题跋在上，不消说得。就是四方名公游客，也多曾有赞叹顶礼、请求拜观、留题姓名日月的，不计其数。算是千年来希奇古迹，极为难得的物事。山僧相传，至宝收藏，不在话下。

且说嘉靖四十三年，吴中大水，田禾淹尽，寸草不生，米价踊贵。各处禁粜、闭粜，官府严示平价，越发米不入境了。元来大凡年荒米贵，官府只合静听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贪那贵价，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贪那贵价，从家里廩中发出米去。米既渐渐辐辏，价自渐渐平减。这个道理，也是极容易明白的。最是那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做了官府，专一遇荒就行禁粜、闭粜、平价等事，他认道是不使外方粜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诈害。遇见本地交易，便自声扬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责。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闭仓高坐；又且官有定价，不许贵卖，无大利息，何苦出粜？那些贩米的客人，见官价不高，也无想头；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粜，惧怕败露，受责受罚，有本钱的人不肯担这样干系，干这样没要紧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转高，愚民不知，上官不谙，只埋怨道：“如此禁闭，米只不多！如此抑价，米只不贱！”没得解说，只囫圇说一句“救荒无奇策”罢了。谁知多是要行荒

政，反致越荒的。

闲话且不说。只因是年米贵，那寺中僧侣颇多，坐食烦难。平日檀越也为年荒米少，不来布施。又兼民穷财尽，饿殍盈途，盗贼充斥，募化无路，那洞庭山位在太湖中间，非舟楫不能往来。寺僧平时吃着十方，此际料没得有凌波出险、载米上门的了。真个是：

香积厨中无宿食，净明钵里少余粮。

寺僧无计奈何。内中有一僧，法名辨悟，开言对大众道：“寺中僧徒不少，非得四五十石米，不能度此荒年。如今料无此大施主。难道抄了手，坐看饿死不成？我想白侍郎《金刚经》真迹，是累朝相传至宝。何不将此件到城中，寻个识古董人家，当些米粮，且度一岁。到来年有收，再图取贖，未为迟也。”住持道：“相传此经值价不少，徒然守着他，救不得饥饿，真是敲米囤饿杀了。把他去当米，诚是算计。但如此年时，那里撞得个人肯出这样闲钱，当这样冷货？只怕空费着说话罢了。”辨悟道：“此时要遇个识宝太师，委是不能勾。想起来，只有山塘上王相国府内严都管，他是本山人，乃是本房檀越，就中与我独厚。这卷白侍郎的经，他虽未必识得，却也曾听得。凭着我一半面皮，挨当他几十挑米，敢是有的。”众僧齐声道：“既然如此，事不宜迟，只索就过湖去走走。”住持走去房中，厢内捧出经来。外边是宋锦包袱包着，揭开里头看时，却是册叶一般装的，多年不经裱褙，糨气已无，周围镶纸多泛浮了。住持道：“此是传名的古物，如此零落了，知他有甚好处？今将去与人家，藏放得好些，不要失脱了些便好。”众人道：“且未知当得来当不来，不必先自耽忧。”辨悟道：“依着我说，当便或者当得来。只是救一时之急，贖取时这项钱粮还不知出在那里！”众人道：“且到贖时再做计较，眼下只是米要紧，不必多疑了。”当下雇了船只，辨悟叫个道人随了，带了经包，一面过湖，到山塘上来。

行至相府门前，远远望去，只见严都管正在当中坐地。辨悟上前稽首，相见已毕。严都管便问道：“师父何事下顾？”辨悟道：“有一件事，特来与都管商量，务要都管玉成则个。”都管道：“且说看何事，可以从命，无不应承。”辨悟道：“敝寺人众缺欠斋粮，目今年荒米贵，无计可施。寺中祖传《金刚经》，是唐朝白侍郎真笔，相传价值千金，想都管平日也晓得这话的。意欲将此卷当在府上铺中，得应付米百来石，度过荒年，救取合寺人众生命，实是无量功德。”严都管道：“是甚希罕东西，金银宝贝做的，值此价钱？我虽曾听见老爷与宾客们常说，真是千闻不如一见。师父且与我看看再商量。”

辨悟在道人手里接过包来，打开看时，多是零零落落的旧纸。严都管道：“我只说是怎么样金碧辉煌的，元来是这等晦气色脸。倒不如外边这包，还花碌碌好看。如何说得值多少东西！”都管强不知以为知的，逐叶翻翻，一直翻到后面去，看见本府有许多大乡宦名字及图书在上面，连主人也有题跋手书印章，方喜动颜色道：“这等看起来，大略也值些东西，我家老爷才肯写名字在上面。除非为我家老爷这名字，多值了百来两银子，也不见得。我与师父相处中，又是救济好事，虽是百石不能勾，我与师父五十石去罢。”辨悟道：“多当多赎，少当少赎。就是五十石也罢，省得担子重了，他日回赎难措处。”当下严都管将经包袱得好了，捧了进去。终究是相府门中手段，做事不小。当真出来写了一张当票，当米五十石。付与辨悟道：“人情当的，不要看容易了。”说罢，便叫开仓斛发。辨悟同道人雇了脚夫，将米一斛一斛的盘明下船。谢别了都管，千欢万喜，载回寺中不题。

且说这相国夫人，平时极是好善，尊重的是佛家弟子，敬奉的是佛家经卷。那年冬底，都管当中送进一年簿籍，到夫人处查算。一向因过岁新正，忙忙未及简勘。此时已值二月中旬，偶然闲手揭开一叶看去，内一行写着：“薰字五十九号：当洞庭山某寺《金刚经》一卷，本米五十石。”夫人道：“奇怪！是何经卷，当了许多米去？”猛然想道：“常见相公说道：‘洞庭山寺内有卷《金刚经》，是山门之宝。’莫非即是此件？”随叫养娘们传出去，取进来看。不逾时取到。夫人盥手净了，解开包，揭起看时，见是古老纸色。虽不甚晓得好处与来历出处，也知是旧人经卷。便念声佛道：“此必是寺中祖传之经，只为年荒，将来当米吃了。这些穷寺里，如何赎得去？留在此处亵渎，心中也不安稳。譬如我斋了这寺中僧人一年，把此经还了他罢。省得佛天面上取利，不好看。”分付当中都管说：“把此项五十石，作做夫人斋僧之费。速唤寺中僧人，还他原经供养去。”

都管领了夫人的命，正要寻便捎信与那辨悟，教他来领此经。恰值十九日，是观世音生日，辨悟过湖来观音山上进香。事毕，到当中来拜都管。都管见了道：“来得正好！我正要寻山上烧香的人，捎信与你。”辨悟道：“都管有何分付？”都管道：“我无别事，便为你旧年所当之经。我家夫人知道了，就发心布施这五十石本米与你寺中，不要你取赎了；白还你原经去，替夫人供养着。故此要寻你来还你。”辨悟见说，喜之不胜，合掌道：“阿弥陀佛！难得有此善心的施主，使此经重还本寺。真是佛缘广大。不但你夫人千载流传，连老都管也种福不浅了。”都管道：“好说！好说！”随去禀知夫人，请了此经

出来，奉还辨悟。夫人又分付都管：“可留来僧一斋。”都管遵依，设斋请了辨悟。

辨悟笑嘻嘻捧着经包，千恩万谢而行。到得下船埠头，正值山上烧香多人坐满船上，却待开了。辨悟叫住，也搭将上去。坐好了，开船。

船中人你说张家长，我说李家短，不一时行至湖中央。辨悟对众人道：“列位说来说去，总不如小僧今日所遇施主，真是个善心喜舍、量大福大的了。”众人道：“是那一家？”辨悟道：“是王相国夫人。”众人内中有的道：“这是久闻好善的。今日却如何布施与师父？”辨悟指着经包道：“即此便是大布施。”众人道：“想是你募缘簿上开写得多了。”辨悟道：“若是有心施舍，多些也不为奇。专为是出于意外的，所以难得。”众人道：“怎生出于意外？”辨悟就把去年如何当米，今日如何白还的事，说了一遍，道：“一个荒年，合寺僧众多是这夫人救了的。况且寺中传世之宝，正苦没本利赎取，今得奉回，实出侥幸。”众人见说一本经当了五十石米，好生不信。有的道：“出家人惯说天话，那有这事？”有的道：“他又不化我们东西，何故掉谎？敢是真的！”又有的道：“既是值钱的佛经，我们也该看看。一缘一会，也是难得见的。”要与辨悟取出来看。

辨悟见一伙多是些乡村父老，便道：“此是唐朝白侍郎真笔，列位未必认识。袈裟读读，看他则甚？”内中有一个教乡学假斯文的，姓黄，号丹山，混名黄撮空，听得辨悟说话，便接口道：“师父出言太欺人！甚么白侍郎、黑侍郎，便道我们不认得。那个白侍郎，名字叫得白乐天，《千家诗》上多有他的诗，怎欺负我不晓得？我们今日难得同船过湖，也是个缘分，便大家请出来看看古迹。”众人听得，尽拍手道：“黄先生说得有理。”一齐就去辨悟身边，讨取来看。

辨悟四不拗六，抵当众人不住，只得解开包袱，摊在舱板上，揭开经来。那经叶叶不粘连的了，正揭到头一板，怎当得湖中风大，忽然一阵旋风，搅到经边一掀，急得辨悟忙将两手揪住，早把一叶吹到船头上。那时辨悟只好按着，不能脱手去取，忙叫众人快快收着。众人也大家忙了手脚，你挨我挤，吆吆喝喝，磕磕撞撞，那里摔得着？说时迟，那时快，被风一卷，早卷起在空中。元来一年之中，惟有正二月的风是从地下起的，所以小儿们放纸鸢风筝，只在此时。那时是二月天气，正好随风上去，那有下来的风恰恰吹来还你船中？况且太湖中间，汊汊漾漾的所在，没弄手脚处。只好共睁着眼，望空仰看。但见：

天际飞冲，似炊烟一道直上；云中荡漾，如游丝几个翻身。纸鸢到处好为邻，俊鹤飞来疑是伴。底下叫的叫，跳的跳，只在湖中一叶舟；上边往一往，来一来，直通海外三千国。不生得补青天的大手抓将住，无处借系白日的长绳缚转来。

辨悟手按着经卷，仰望着天际，无法施展。直看到望不见才住。眼见得这一纸在爪哇国里去了，只叫得苦。

众人也多呆了，互相埋怨。一个道：“才在我手边，差一些儿不拿得住。”一个道：“在我身边飞过，只道你来拿，我住了手。”大家唧唧。一个老成的道：“师父再看看，敢是吹了没字的素纸还好。”辨悟道：“那里是素纸？刚是揭开头一张，看得明明白白的。”众人疑惑。辨悟放开双手看时，果然失了头一板。辨悟道：“千年古物，谁知今日却弄得不完全了！”忙把来叠好，将包包了。紫涨了面皮，只是怨怅。众人也多懊悔，不敢则声。黄撮空没做道理处，文诌诌强通句把不中款解劝的话。看见辨悟不喜欢，也再没人敢讨看了。船到山边，众人各自上岸散讫。

辨悟自到寺里来，说了相府白还经卷缘故，合寺无不喜欢赞叹。却把湖中失去一叶的话，瞒住不说。寺僧多是不在行的，也没有人翻来看看，交与住持收拾过罢了。

话分两头。却说河南卫辉府有一个姓柳的官人，补了常州府太守，择日上任。家中亲眷设酒送行。内中有一个人，乃是个博学好古的山人，曾到苏杭四处游玩访友过来。席间对柳太守说道：“常州府与苏州府接壤。那苏州府所属太湖洞庭山某寺中，有一件希奇的事物，乃是白香山手书《金刚经》。这个古迹，价值千金。今老亲丈就在邻邦，若是有个便处，不可不设法看一看。”那个人是柳太守平时极尊信的。他虽不好古董，却是个极贫的性子。见说了值千金，便也动了火，牢牢记在心上。

到任之后，也曾问起常州乡土大夫，多有晓得的。只是苏、松隔属，无因得看。他也不是本心要看，只因千金之说上心，希图频对人讲，或有奉承他的解意了，购求来送他，未可知。谁知这些听说的人，道是隔府的东西，他不过无心问及，不以为意。以后在任年余，渐渐放手长了。有几个富翁为事，打通关节，他传出密示，要苏州这卷《金刚经》。诟知富翁要银子反易，要这《经》却难。虽曾打发人寻着寺僧求买，寺僧道是家传之物，并无卖意。及至问价，说了千金。买的多不在行，伸伸舌，摇摇头，恐怕做错了生意，折了重本，看不上眼，还是算了。宁可苦着百来两银子送进衙去，回说“《金刚经》乃